

史
外
七

史外卷十九

黃靖國傳

公諱得功號虎山遼東開原衛人原籍合肥少貧落魄無聊賴走邊塞爲人執鞭有神勇運雙刀如飛雄於酒旣醉以往猛氣益厲會中原用兵急材武乃自拔行伍中以勦賊功屢進爵靖南侯益封靖國公公之以武顯也不知其所自起其勦賊每戰飲酒數斗提鐵鞭上馬前自衝陣而三軍隨之戰酣則解甲擲兜鍪赤身短兵鏖血漬手腕以水濡之久乃得脫軍中呼黃闖子威名震於賊中相戒勿

與黃將軍苦戰公建功河北賊渡河而南率所部扼賊於廬鳳之衝一部皆爲精兵賊不敢逼視江淮之間咸倚公爲重崇禎九年以遊擊遷副總兵分管京衛營十一年以禁軍從總督熊文燦擊賊於舞陽光固間八月又從擊賊馬光玉於浙川之吳村王家寨大破之詔加太子太師署總兵銜十三年從太監盧九德破賊於板石畎與劉良佐等大破獻忠於潛山斬首六千餘級獻忠之在巢湖也焚樅陽奪商舟百餘艘募擢船卒謀南下聞公兵至走而營於古城長嶺潛山之險阨處也公夜半至緣山背譟而升

賊大擾越崖澗奔公追擊之自古山天井湖老鸛頭黃泥
港六十里橫尸無算奪畜產數萬救回難民數萬人賊腹
心謀士婦豎皆盡於是散而使道攻桐桐有關曰北峽阻
深爲賊出沒地安廬道鄭二陽命部將廖應登自舒守桐
應登之衆不敢入關公奔桐急則送應登入賊出山逆之
應登兵大潰公有愛將曰林報國每用兵報國輒爲前驅
賊畏之亞於公至是報國至而賊趙虎者佯北誘報國深
入殺之羣賊正相賀公突入虎陣斬虎衆復潰而走賊有
勇將年少嗜殺號無敵將軍於是無敵將軍呼於陣曰汝

曹何怯也吾爲汝曹擒黃將軍以來衆賊皆按轡觀之無敵將軍奮勇大呼馳至公前公立擒之橫置馬上左手按其臂右手策馬去賊衆大驚於是應登潰兵乃得會於桐先是十一年史公可法爲安廬道公與宋紀隸太監廬九德軍九德守承天聞賊在潛桐間遣公來救公出賊不意殺賊數百騎賊入山不敢出而史公部將朱三才者一日飲酒醉入山中殺賊公慮其敗也率數十騎隨之三才遇害公怒提鐵鞭擊殺賊數百騎而還其雄猛急難如此十五年有給事中劾公擅殺桐將張寶山寶山蜀人總兵鄧

圯之小校也爲桐標營夜入山襲賊兵潰死於公無與會
桐城令楊爾銘徵入京上書白公寃且論列功在江淮天
子乃以公爲都督兼太子太師予禁兵三千用兵江淮豫
楚之間是年十一月張獻忠圍桐急是時公駐兵鳳陽縣
令張利民遣人間道告急於公期以四日如約而至公則
兼程進自鳳陽三日行六百餘里賊有自北來者呼軍中
曰走走黃家兵至矣賊營皆亂倉皇棄其軍資而去及公
至城下獻忠已走數里矣公追及之獻忠呼曰黃將軍何
相阨也吾爲將軍取公侯留獻忠勿殺不亦可乎公曰吾

第欲得汝頭耳何公侯爲也急擊之賊大敗獻忠走公縱
馬追之而賊以輜重牛馬遺民男女塞道追少緩逸去夜
半公回桐明日縣人出謝公公深自辭讓曰諸君守城勞
苦得功殺賊自其職何謝也且曰賊已西一二子遺當深
耕易耨而戶口流亡室廬已盡今吾將獲牛五百給與民
間有司當勸耕毋怠又告羅九武虞宗文諸將當始終立
功名是夜賊復回營遇伏皆走明日復追之不及而還公
於是遂引兵北去越二日復至城下慮賊復來潛伏山間
待之賊不至乃還公嘗遇獻忠於石牌幾成擒矣忽大霧

瀾漫而獻忠遁又嘗射獻忠中之復舉鞭碎其顱左偏獻
忠負痛驟馬奔公馬忽蹶易馬追之獻忠逸去公始建功
河北已而在江淮而爲德於桐者尤多桐之人築廟以祀
至今猶歌思之凡公之擊賊倅獲而倅失天欲亡明留此
窮兇以成禍亂固人力之所無如何也以故公每與賊戰
遇賊遁輒仰天呼曰天不欲我成此大功乎泣數行下士
亦莫不感憤流涕者十六年公西入楚賊憚公威聞黃將
軍兵至卽喪膽奔竄同時有曹文詔曹變蛟周遇吉等號
爲名將爲賊所憚與公同矢赤誠報國皆戰歿前死莫竟

其功公雖忠勇善戰然兵寡無援諸將皆持兩端以苟富貴莫有與同心者而甲申之變告矣公聞難號哭誓師討賊而南都立君分江北爲四鎮以公與劉良佐劉澤清高傑分統之傑封興平伯駐揚州良佐封廣昌伯駐壽州澤清封東平伯駐淮安公先封靖南伯至是進侯駐廬州揚州故華靡地諸將爭欲得之而高傑先至傑故降賊淫毒不可法度使揚民畏之登陴固守傑遂攻城掠婦女四野皆遭屠殺史公可法是時以大學士督師揚州慮傑難制乃議以瓜州予傑而移公儀真相牽制登萊總兵黃蜚往

京口取道淮揚公與蜚稱兄弟聞其將至率騎三百迎之
傑疑公圖已潛率卒伏道中公至土橋角巾緩帶蓐食且
飲馬而伏兵皆起公出不意舉鐵鞭走飛矢雨集所乘馬
直千金斃於矢騰他騎馳有驍將舞槊直前取公公反鬪
挾其槊而扶之復殺數十人聲咆哮如雷躍入頽垣中乃
免當此之時公隨行三百騎皆沒傑復遣精兵千人襲儀
真爲公部將所殲無一存者公與傑交惡各治兵欲相攻
史公知屈在傑親爲調釋乃止會僞太子至金陵是時南
渡主闇弱馬阮濁亂朝政人情憤極皆言太子爲真公上

疏言先帝之子卽陛下之子真僞未辨乞多方保全以謝
天下若遽加害卽果詐僞天下必以爲真東宮矣乃命養
之獄中而左良玉遂以奉太子密旨誅奸臣馬士英爲名
舉兵東下陷九江居有頃良玉病死其子中軍都督府右
都督夢庚陷東流安慶京師戒嚴徵公入衛公大破夢庚
兵於板子磯進封靖國公世襲收軍屯蕪湖夢庚降本朝
劉澤清託名勤王大掠而東亦降本朝惡其反覆磔誅之
高傑爲總兵許定國所殺劉良佐亦來降四鎮止公一人
獨支危疆大兵破揚州史公死之遂下金陵福王奔蕪湖

至公軍公驚曰陛下死守城都各鎮尚可合兵以圖興復
奈何聽奸臣之言先出乎因歎曰三百年國運爭此一時
十五省皇圖歸此片土臣進不能戰退無可守大事去矣
與大兵戰於荻港公時傷臂幾墮衣葛衣以帛絡臂佩
刀坐小舟督麾下八總兵前迎敵劉良佐大呼岸上招降
良佐殺賊亦有威名每乘斑馬破賊賊中稱之曰花馬劉
至是公見良佐招降則大怒裂眦髮上衝冠叱而罵之曰
汝乃降乎降將張天祿從良佐後射公中喉公知事不可
爲呼良佐曰花馬兒黃將軍男子豈爲不義屈事不濟命

也擲刀拾所拔箭刺喉以死夫人出軍資沈於江亦自刎
中軍田雄挾王出降公葬蕪湖赭山土人爲之立廟

汪有典曰嗚呼李將軍才氣無雙而絀於用武之時天下
莫不傷之公之雄畧頗與李將軍類而踣躪於傾覆之際
寄命臨節艱難轟烈百倍於李將軍而數奇抑又過之悲
夫寇賊奸宄彼蒼旣非無意而生復以公戡亂之材丁陽
九之運與亂臣賊子並時而出傾側擾攘俾之功不克遂
卒以身殉搔首可堪高處問哉

高司寇傳（附黃端伯等）

公諱倬字枝樓四川忠州人天啟乙丑進士崇禎四年以縣令徵授御史以䟽論薊遼總督曹文衡總監鄧希詔相詰奏事貶秩坐草場失火下吏逾年釋歸起上林署丞歷遷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南渡拜工部右侍郎由左侍郎拜刑部尙書初文衡與希詔之詰奏也帝詔嬋力幹濟以副委任公䟽言文衡骯髒成性必不能仰鼻息于中官希詔睚眦未忘何能化戈矛爲同氣封疆重事宜撤希詔安文衡心若文衡不足用宜更置勿使中官叅之諸邊鎮臣

如希詔不少使人效希詔督撫之展布益難卽諸邊督撫如文衡亦不少使人效文衡將邊事之廢壞愈甚疏入貶一秩蓋烈帝嘗謂太子曰羣臣所上書多爲人營私解救而故用浮辭嘗我勿爲所欺其成見如此故外廷疏入始而調停繼而偏左爭之愈力則持之愈堅任奄人愈專而斥逐諫臣愈甚其失天下也職此之由逮於福王益縱欲敗度羣小爭以聲色近嬪妃之選不絕於道狗馬土木繁費益多太妃至搜括賞金無慮鉅萬而內官請給工料銀龍鳳几榻諸器物及宮殿陳設金玉諸寶貲以數十萬公

請裁省光祿寺辦御用器至萬五千七百有奇公又以爲
請皆不納給事中李公清疏言昔召公戒成王曰所寶惟
賢則邇人安又鼂錯曰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明乎人君
代天理物以用賢勸農爲上而區區器物金玉不與焉國
初建宮殿時或言端州出文石可琢以甃地高皇帝曰作
法於儉猶恐其奢若華美是好豈不過侈至哉言乎陛下
今自中州播遷櫛風沐雨備極艱難漢帝之不忘麥飯豆
粥唐宗之不忘質衣儻舍此其時也不則侈用必至於多
藏多藏必至於厚歛厚歛必至於煩刑雖全盛猶虞不支

況此江左一隅乎又疏言伍胥之揣勾踐也曰爲人能耐
辛苦蓋謂無荒於禽無荒於酒無荒於色無荒於瓊宮瑤
室之觀與南金和寶之玩也今何時乎宮闕已燼矣陵寢
半蕪矣登城北望慨然可涕故臣深望陛下無忘痛恥以
此志爲中外倡也公持之力爭卒不納 大兵破揚州勲
臣趙之龍密遣使賫降書請 大兵渡江 大兵且薄都
城王猶集梨園爲戲樂與諸內臣雜坐酣飲夜半出奔之
龍率羣臣公侯伯駙馬暨軍中降者凡二十三萬人公痛
羣小覆國而王奔莫識所之也仰天椎胸投繯死同時殉